

響音堂山北朝刻經書法

一維摩詰經

● 赵立春 编著

量功德皆成就
常舉手菩薩常
菩薩香象菩薩
所而聽法復有
師子之坐弊旃

王季仲



赵立春 编著

河北响堂山北朝刻经书法

一 维摩诘经



重庆出版社



封面题字 王学仲

《响堂山北朝刻经书法》编委会：

顾问 戴占银 王进江 王兴
策划 郭光华 张建英 赵保文
主任 陈宝顺 孙继香
编著 赵立存

责任编辑 邹禾 戴前锋
封面设计 邹禾
版式设计 樊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北响堂山北朝刻经书法/赵立存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3

ISBN 7-336-5979-2/J.974

Ⅰ. 河… Ⅱ. 赵… Ⅲ. ①响堂山石窟—宗教石刻 ②楷
书—碑帖—中国—北朝时代 IV. ①K879.29 ②J29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10107号

響堂山北朝刻經書法

赵立存 编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 × 1192 1/16

全套印张 印数 1—3000套

2003年3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336-5979-2/J.974

定价: 69元/套

刻

石

一

色

主
刻
石
一
色

姚小尧
题



北响堂石窟刻经洞





北响堂石窟刻经洞上部刻石

河北响堂山石窟的北朝刻经及书法

● 赵立春

全国石窟大面积摩崖刻经的出现，最早始于河北的响堂山石窟。有关响堂山石窟石刻佛经的情况在过去许多史籍及金石著作中均有记载。如《畿辅通志》、《续寰宇访碑录》、《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历代金石分域》、《河朔金石卷四》、《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书均记录了响堂山的石刻佛经和造像发愿文。此外，清代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一书中也列出了响堂山的《鼓山石经》、《唐邕写经碑》、《李君巧造像》等五处石刻碑品。可见，响堂山刻经书法在过去是颇有影响的。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刻石却鲜为人知，几乎湮没于世。为此，我们编辑此册，意在抛砖引玉，期待专家学者赐教。

响堂山及石窟

响堂山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境内，分南响堂山、北响堂山两处。两山均属太行山支脉，南响堂山原名溢山，北响堂山原名鼓山。东魏、北齐时期，皇家贵族分别在山上建凿了南北两座寺院，初名为溢山石窟和鼓山石窟寺。明代以后统称为响堂寺，近代则习称为响堂山石窟。

东魏、北齐定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并以晋阳（今山西太原）为其陪都，高欢、高澄、高洋父子三人为主的皇室贵族经常往来于二都之间，而响堂山是其必经之路。据现存北响堂常乐寺的金正隆四年（1159年）《鼓山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记》碑记载：「文宣（高洋）常自邺都至晋阳，往来山下……于此山腹，见数百圣僧行道，遂开三石室，刻诸尊像，因建此寺……。」三石室即指今北响堂山石窟的大佛洞（新编第①窟）、释迦洞（新编第②窟）、刻经洞（新编第③窟），可见响堂山石窟是由东魏、北齐皇室营建的一座皇家寺庙。

响堂山石窟现存大小石窟三十余座（见赵立春文《响堂山石窟的编号及内容简录》），造像300余尊，其中北响堂山石窟（鼓山石窟）现有编号窟龕22座，南响堂山石窟（溢山石窟）现有编号窟龕①座（处）。石窟始凿于东魏末年，主体工程完成于北齐时期，其后隋、唐、宋、元、明、清及至民国均有不同

规模的雕饰和粉修。

北响堂石窟

北响堂石窟原名鼓山石窟，造像洞窟主要集中在鼓山之腰。石窟的分布分四个区域，即南区、北区、中区、九条河区。

南区 共有3个窟

编号 第一窟

别名 双佛洞

时代 北齐

位置 位于南区刻经洞上部

内容 为小型龕窟。与下层刻经洞为上下结构的塔形窟。三壁设低坛，坛上雕像，正壁雕释迦、多宝并座，左右侧各一菩萨。左右壁雕一佛二菩萨三身像。进

深1.3米，宽2.3米。

编号 第二窟

别名 大业洞

时代 隋

位置 位于刻经洞南侧

内容 窟形不规则。左、右、正三壁满刻小龕。正壁刻9个小龕，右壁3个大龕2个小龕，左壁3个龕。皆为隋代所刻。正壁右上方有「隋大业七年李君巧造

阿弥陀像一铺」铭记，故名大业洞，深1.8米，宽2.15米，高2.5米

编号 第三窟

别名 南洞 刻经洞

时代 北齐

位置 位于石窟区南部大窟

内容 为三壁开龕式佛殿窟。分前廊后室，窟外立面与上层第一窟合成一个覆钵塔形，前廊满刻《维摩诘经》全本。甬道左右侧为力士像，甬道内雕刻

精美的缠枝纹和联珠纹饰，主室平面方形平顶，顶部雕刻莲花藻片。正壁及左右壁开大龕，龕内雕一佛二弟子四胁侍七尊像。龕下设低矮基坛。正壁主尊结跏趺坐

于方形须弥座上，手施无畏印。像高2.3米，前壁甬道左右侧刻《无量义经偈》；窟外北侧有《唐邕写经碑》一通，记述刻经时间为「起天统四年，尽武平三年」

(568—572年)。」是研究北朝刻经的重要资料。窟深5.3米，宽7.7米。

编号 第三窟附一号

别名 塔窟群

时代 北齐 隋

位置 第②窟北上方约6米

内容 为一组雕刻精美的塔形龕群，计有③个塔形龕，每龕形制各不相同，与安阳宝山灵泉寺摩崖塔林相同。原有铭记不可明辨。

中区 共四个窟

编号 第四窟

别名 中洞 释迦洞

时代 北齐

位置 石窟区中部大窟

内容 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四柱三开间，窟分前后室，后室正中雕方柱，方柱左、右、后壁上与山体相连，下部形成甬道。方柱占室内大部面积，方柱正中为大龕。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龕外两侧绘壁画，拱门左右侧雕二菩萨，次间大龕内雕二天人。窟外立面也为覆钵塔形。窟深7.1米，宽7.8米。

编号 第五窟

别名 三教洞

时代 宋

位置 第四窟前室北壁

内容 为一小型龕窟，后壁基座上雕三尊坐像。正中为释迦佛，左右两侧为老聃和孔圣。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表现，应为宋代以后雕凿。宽1米，进深1.5米。

编号 第六窟

别名 小天宫

时代 隋

位置 位于第四窟北上部15米

内容 为小型龕窟，主壁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胁侍七身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在龕内，二胁侍雕于龕外。龕下有八个圆拱尖楣龕。进深1.8米，宽1.5米。

编号 第七窟

别名 关帝洞、明洞

时代 明

位置 位于第四窟北侧5米

内容 窟平面呈正方形，后壁开龕，龕内雕关帝坐像，左右壁及上侧雕千佛，右壁有「嘉靖三年（1524年）造三十五佛、观音菩萨铭」，进深约2米，

宽2.8米。

北区 共四个窟

编号 第八窟

别名 宋洞

时代 北齐（见刘东光文《响堂山拾遗》）

位置 位于北区大佛洞南侧，座南向北。

内容 窟平面呈长方形，后壁开大龛，龛内雕一铺七身像。其造像风格、雕刻技法及莲花座饰与北洞北齐像相同；右壁刻七佛。窟门甬道左侧有「宋康定二年新修七佛记」铭刻。进深1.5米，宽3米。

编号 第九窟

别名 大佛洞、北洞

时代 东魏、北齐

位置 石窟北区大窟

内容 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窟分前后室，前室坍塌，后室（主室）平面呈方形，平顶。中心方柱四面开龛，后壁上部与山体相连，下部形成低矮甬道，供礼佛时通行。主尊造像为三世佛题材，基坛上雕神上形象。窟室四壁满刻二座塔形列龛。前壁为上下两层的「帝后礼佛图」，为物象外减地平浮雕，是国内石窟中最大的礼佛图。惜坍塌残缺。中心方柱顶部有文献记载的「高欢陵穴」，方柱顶部第三龛为穴门，洞穴深3.8米，宽1.35米，高1.77米。四面素壁。该窟中心柱正由龛上尊高3.5米，结跏趺坐于圆形莲花座上，敷搭双肩式袈裟，衣纹细密。两侧为二菩萨像，左右壁大龛内均刻一佛二菩萨一身像。窟深12.5米，宽3米，高12.5米。

编号 第十窟

别名 文官洞、明洞

时代 明

位置 石窟北区第九窟北侧，座北向南。

内容 窟室平面呈横长方形。正壁开大龛，龛内雕释迦像，左右侧为骑狮、象的文殊、普贤菩萨，左右壁各雕一立像，身着朝服，为文官形象（水野、长广氏称为神王），窟深3.3米，宽1米。

编号 第十窟

别名 隋佛龙

时代 唐、宋

位置 位于北区台阶下北侧

内容 窟室平面呈纵长方形，后壁开龕，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身像，为唐代雕凿，左右壁为宋代雕刻的龕像。前部券顶为清代修筑。洞深5米，宽3米。

编号 第十窟

别名 天然洞

时代 唐

位置 第十一窟外侧上部

内容 此处原为一天然凹穴。现刻有一组唐代小龕，东侧崖壁上有铭记，磨灭不可辨，其上部原有一高大的露天立像，现无迹可寻。
九条洞区

九条洞区位于登山路左侧，自上而下依次编号为第12、13……21窟，均为小型龕窟。史料记载，清代龕内均有佛像，今无存。有些龕为圆拱尖楣形。圆拱正中饰一束莲。龕柱中也饰一束莲。从龕的形制看应为隋唐时期开凿，九条洞的南侧28米处为第22窟，开凿于唐代，为小龕窟，窟内造像残。崖壁有「琳书」等字残石刻，多磨泐不清。

南响堂石窟 南响堂石窟，原名溢山石窟，隋开皇十三年称为溢山响堂寺。共有编号窟8座，摩崖造像群一处（东方摩崖造像）。

编号 第一窟

别名 华严洞

时代 北齐

位置 石窟区下层东南侧

内容 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窟平面方形平顶，分前后室，前室后壁为四柱三开间式，四柱头出小柱，小柱承托斗拱，拱托仿木结构的窟檐。明间开甬道门通向后室；后室正中设方柱，方柱后壁与山体相连，下设低矮甬道，供礼佛时通行。方柱正壁开帐形大龕，龕内雕一佛二弟子四菩萨七身像。基坛上刻供养比丘和狮子。左右壁龕稍小，雕一铺五身像，龕上为千佛，窟左右壁上各开五个尖拱龕，后壁于方柱两侧上下各开两龕，右壁及前壁刻《大方广佛华严经》，左壁下部为隋唐补刻的小龕，前壁甬道的上部为「阿弥陀净土变」，变相两侧为明窗，洞深、宽均为6.35米。

编号 第二窟

别名 般若洞

时代 北齐

位置 石窟区下层西北侧

内容 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分前后室。窟形与第一窟基本相同，只是后室中心方柱仅正壁开大龕，左右壁不开龕。龕现残，原雕一铺五身像，窟左

右壁及后壁开七个圆楣尖拱龕，龕内置像，龕柱上刻十六佛名号。前壁右侧及后甬道内刻有《般若经》和《修行道地经》。窟门外左右侧有「崂山石窟之碑」，为隋刻，记载了「齐国天统元年乙酉之岁」开窟的过程，是响堂山唯一一处记载开凿纪年的碑刻。窟深6.5米，阔6.36米，高4.52米。

编号 第3窟

别名 空洞

时代 北齐

位置 石窟区上层的东南端，一窟的正上方

内容 窟分前后室，前室左右壁角刻八角束莲柱承托仿木结构的窟檐，窟顶浮雕大型山花蕉叶。后室为三壁开龕式佛殿窟，无雕像。该窟与下层窟为一体，合称为楼阁式塔形窟（见赵立春文《响堂山北齐塔形窟龕》），窟深2.5米，宽2.7米。

编号 第4窟

别名 阿弥陀洞、观音堂

时代 北齐

位置 石窟区上层南2窟

内容 窟平面近方形，平顶。正壁、左右壁及前壁设环坛，正壁及左右壁各为一铺五身像，正壁原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二菩萨作半结跏趺坐于束腰圆形莲座上，头戴宝冠，身披璎珞，身体清瘦俊丽。右侧菩萨像有榜题「观世音像，侍佛信女李华晔」。左侧菩萨侧刻「世上清信女爰公主」。佛右方有「曹子绪，曹子绪侍佛」，二壁均供奉阿弥陀像。左右壁前壁上部为《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洞内造像均毁，仅存刻经，深3.34米，宽3.36米，高3.5米。

编号 第五窟

别名 释迦洞

时代 北齐

位置 与第四窟紧邻之右方

内容 圆拱形窟门，窟门原为羽狮承莲柱造型。窟外有檐，可知4、5、6窟原为一组洞窟。窟平面近方形，穹窿顶。地面浮雕大莲花。窟顶为飞天莲花藻井。二壁开帷幔帐形龕。龕内均为一铺三尊像。正壁主尊半结跏趺坐。左壁上尊结跏趺坐。右壁主尊倚坐像。正壁左上角有思惟菩萨像，并作白马吻足场面。前壁正中为窟门，门上方为涅槃像。洞深2.1米，宽2.3米，高2.5米。

编号 第六窟

别名 力士洞

时代 北齐

位置 居第五窟右侧

内容 窟平面方形，盃顶。四壁设坛。正壁造像为一佛四比丘二菩萨组合。主尊佛结跏趺坐于束腰莲座上，着袒右袈裟。两侧各有二比丘。前壁及左右壁角端为二菩萨像。菩萨头戴宝冠，亦坐于束腰莲座之上。前壁窟门两侧雕力士像，力士亦立于基坛上。左右壁均为一铺五身像，洞深3.2米，宽3.2米，高3.9米。

编号 第七窟

别名 千佛洞

时代 北齐

位置 上层石窟的最右端

内容 窟平面近方形，穹窿顶。为三壁开龕式佛殿窟。正面龕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身像。主尊为释迦佛。左面龕主尊为阿弥陀像，为倚坐像。右面龕主尊残失。基坛上雕有神王形象。窟顶为莲花藻井，四面各两身对看的飞天或伎乐。该窟外观为四柱三开间形式。窟顶雕凿出仿木构建筑的瓦垆滴水、斗拱、叠涩基等。叠涩基上有山花蕉叶和覆钵丘。此即为响堂最典型的塔形窟。前廊次间雕力士像。洞深3.8米，宽3.7米，高3.8米。

编号 第八窟

别名 西方洞

时代 宋

位置 石窟区西北约50米

内容 窟室后壁处雕出石床，右壁有「太平兴国……」造像铭。窟外右侧山坡有隋刻的千佛。

编号 第九窟

别名 东方摩崖造像

位置 石窟区东侧

刻经概况

响堂山石窟刻经主要分布在北响堂寺的刻经洞内外、南响堂寺的第一窟、第二窟和第四窟内壁。

北响堂寺刻经洞位于北响堂山石窟区最南端，为三壁三龕式佛殿窟，其外观为单体覆钵塔式。窟分前后室，在后室前壁拱门的两侧壁刻有萧齐县摩伽陀耶舍翻译的《无量义经·德行品》，右壁刻19行，行21字。左侧18行，行21字。字径寸五分，正书。前室窟廊内刻《维摩诘所说经》全本，为姚秦鸠摩罗什译本。自拱门右侧东壁开始。东壁56行，行百字。北壁33行，行百字。西壁56行，行百字。拱门左侧西面50行，行百字。南壁35行，行百

字。东壁 $\frac{1}{2}$ 行，行百字。均为八分书。该窟外拱门左右两侧通壁刻满经文，北侧亦为大面积的摩崖刻经，惜风雨剥蚀久其，已无法辨认。根据现存于该窟的《唐邕写经碑》记载：「唐邕……于鼓山石窟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胜鬘经》一部，《字经》一部，《弥勒成佛经》一部。」可知，这些残损刻经当为《胜鬘经》、《字经》、《弥勒成佛经》。此外，刻经洞前廊左侧角廊柱上还刻有北魏菩提流支译的《佛说佛名经》中的佛名号。洞外左侧壁刻有《无量寿经》优波提舍愿生偈。刻经洞上部刻有十二部经名，出自姚秦鸠摩罗什译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一。十二部经名的上部刻有出自《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的弥勒佛、狮子佛、明炎佛二佛名号及大圣十号。二佛名号的左上角刻有「大空王佛」四个字。

刻经洞南侧的大业洞内刻有《佛说决定毗尼经》中的七佛和观世音名号。

在北响堂半山腰还刻有北凉县无谶译本《大般涅槃经》卷 $\frac{28}{28}$ 《狮子吼菩萨品》一节。

南响堂寺第一窟位于石窟下层西端，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窟分前后室，前室塌毁，仅存左、右、后三壁。后室为主室，平面为方形，中心设方柱，方柱三面开龕。后壁上部与洞窟后壁相连，下部形成低矮甬道供礼佛时通行。后室的前壁正中为洞门，上部有二明窗，供洞内采光。左右壁上半部为圆拱尖楣列龕。右壁及前壁明窗以下为刻经。刻经保存较完整，为隶书，寸字，字体较瘦劲。自右壁右端始，计155行，行 $\frac{25}{25}$ 字左右。为东晋佛驮跋陀罗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四谛品第四、如来光明觉品第五。前壁洞门左侧计 $\frac{25}{25}$ 行，行 $\frac{25}{25}$ 字许，为《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菩萨明难品第六。前壁洞门右侧计 $\frac{25}{25}$ 行，行 $\frac{25}{25}$ 字，为《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净行品第七。

第二窟位于第一窟东侧，洞窟型制与第一窟相同。刻经在前壁洞门的右侧和后壁的甬道内。前壁右侧 $\frac{20}{20}$ 行，行 $\frac{25}{25}$ 字，前七行为萧梁曼陀罗仙译的《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下节文。全文为：「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罗蜜。佛言。般若波罗蜜无边无际无名无相。非思量无归依无洲渚。无犯无福无晦无明。犹如法界。无有分齐亦无限数。是名般若波罗蜜。亦名菩萨摩訶萨行处。非处非不行处。悉入一乘名非行处。何以故。无念无作故。」计39个字。其后的两行半共 $\frac{20}{20}$ 个字，内容为「知诸众生，心性本净，是名为慈。观于一切，等如虚空，是名为悲。断一切喜，名为喜心。远一切行，名为舍心」，在过去许多著述中，这两行半的内容没有被识读出来，只是笼统地将其与《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合为一处，经过进一步辨识，这段经文应该为北凉天竺三藏县无谶于姑臧翻译的《大方等大集经》卷第 $\frac{1}{1}$ 《海慧菩萨品》第五之一中的内容。同样内容在山东邹城北郊铁山也有刻出。第二窟后壁甬道内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七《法尚品》第八十九（丹本县无竭品），为姚秦鸠摩罗什译本。计 $\frac{28}{28}$ 行，行 $\frac{28}{28}$ 字，多有磨泐。隶书，径四五寸许，结体浑朴，楷法作隶间参篆意。原文为：「善男子。诸佛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何以故。诸法如不动相。诸法如即是佛。无生法无来无去。无生法即是佛。无灭法无来无去。无灭法即是佛。实际法无来无去。实际法即是佛。空无来无去。空即是佛。善男子。无染无来无去。无染即是佛。寂灭无来无去。寂灭即是佛。虚空性无来无去。虚空性即是佛。善男子。离是诸法更无佛。诸佛如诸法如。一如无分别。善男子。是如常。无二无三。出诸数法无所有故。」日本学者水野清、长广敏雄等在二十年代曾经有过录文（见《响堂山石窟》日文版），但有此出入。其中第一句的「诸佛无所从」的「无」字水野清一录文为「诸佛无所从」。第五句的「诸法如即是佛」水野清误将「是」为「具」，为「诸法如即具佛」。第八句的「无灭法无来无去」，水野清录文为「无灭去无来无去」，将「法」误录为「去」。第十三句的「诸佛如诸法如」漏录前一个「如」字。此外，第十四句的「善男子」一句，水野清录文中没有，不知道是漏录还是原碑刻中就没有，因现在甬道内堆满南响堂山石窟原有石刻残像，不能进一步考证校对。此外，在洞窟四壁列龕的龕柱上，还刻有十六佛名号。

第四窟位于第二窟之上，为三壁设坛式佛殿窟。方形平面平顶，坛上雕像。刻经自右壁开始，环前壁至左壁。右壁11行，行15字。前壁37行，行15字。左壁35行，行15字，为《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第二十五》，姚秦鸠摩罗什译。八分书，径二寸许。

此外，在南响堂四、五、六窟窟檐上也刻有佛经，风化严重。日文版《响堂山石窟》一书中录文：「舍利弗/佛云何/佛云何/……」等等，据张总先生考证，此为《文殊般若经》。第六窟上方刻有《大般涅槃经》卷1《圣行品》中的「诸行无常偈」。

刻经年代及书家唐邕

南响堂的石窟开凿时间，现存于第二窟门左右侧的由隋代沙门道净撰写的《溢山石窟之碑》有详细记载：「……有灵化寺比丘慧义，仰惟至德，俯念羸危，於齐国天统元年乙酉之岁（561年），斩此石山，兴建图庙，时有国大丞相淮阴王高阿那肱翼帝出京，憩驾于此。因观草创，遂发大心，广舍珍爱之财，开此溢山之窟，至若灵像千躯。……功成未几，武帝东并，扫荡塔寺，寻纵破毁」。碑文中没有提及刻经之事，只记载了南响堂石窟的开凿时间和经过（见赵立春文《南响堂新发现的纪年碑》）。从碑文我们可以知道，南响堂山最早草创于灵化寺比丘慧义，但大规模的兴建活动则是由北齐大丞相高阿那肱资助营建的。因此，高阿那肱实际就是南响堂山石窟的营造主。

南响堂第一窟内的刻经分布在洞内右壁和前壁，从右壁前端开始至前壁东端结束。而右壁前端开始部分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四谛品第四末「□分别印，或名人相」，这段文字即非该经文的章节开始，也非章节内文的分段部分，这样出现的文字显然是不合常理的。而与之相对应的左壁中央刻有三个隋代佛龕及若干唐代小龕，这些均为后代补刻。而最早的一个龕为隋开皇八年（588年）袁子才造像记，因此，可以知道，在北齐开凿洞窟的时候，这个壁面是素面。李裕群博士曾对这一现象作过考证，他认为北齐时期，壁面平整，没有开龕。「《四谛品》前面部分的经文似应计划刻在左壁，这与从左到右刻经顺序相吻合。如果推测不误的话，左壁除刻《四谛品》外，至少还有刊刻一品经文的壁面空间，按右壁共15行，满行25字，合计约七千字。《四谛品》前面部分有近三千字。故左壁约余四千字的壁面。又从《四谛品》到《净行品》四品前的《如来名号品》，即华严八会中的第二会——普光法堂会的第一品（《四谛品》）——《净行品》，皆属第二会。该品篇幅较短，约三千余字，足够刊于剩余的壁面空间」（见李裕群文《邺城地区石窟与刻经》）。李裕群博士对刻经内容的这一推测，本文是赞同的。但李裕群先生在后文中又说：「根据上述种种迹象，可以判断洞窟开凿时，考虑了刻经的安排和龕像的布局。至于刻经没有完工，应与北齐灭亡，北周武帝灭法有关」。这一判断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仍有一些问题无法解释。

南响堂第二窟内的《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大方等大集经·海慧菩萨品》也无镌刻年代。但这两方石经的字体和镌刻刀法几近相同，因此，这两方石经应该是同时代的。在经文的下部有唐代的列龕，这些小龕显然是破坏原来的刻经壁面后刻的，故晚于刻经。其中一龕有「唐景龙二年（708）」题记。这可作为此处刻经的下限。又，该窟后甬道内刻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法尚品》书体风格也与《般若经》相同，镌刻年代也应该相去不远。

第二窟内的「十六佛名号」出自《法华经·化城喻品》。据《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记载，「彼佛弟子十六沙彌。今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十